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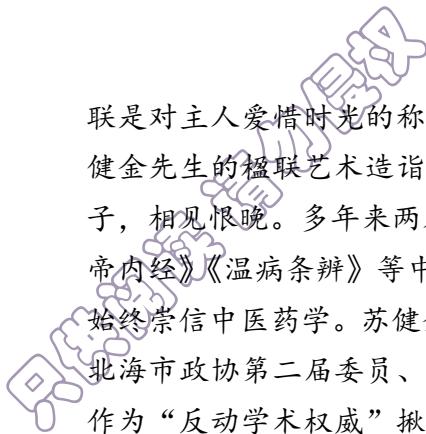
医艺俱精的苏健金

■ 黄 旭

“游学东归后，泰西理化精。葛洪擅丹术，扁鹊负医名。”“耗尽平生力，秦尊汉印中。字追三代古，文带六朝风。”这是在父亲黄家蕃的《一粟楼诗词选集》中，对苏健金先生的赞誉，以及对其一生于医、书、文、印精研博学的概述。苏健金先生(1889-1973)，原字殿金，合浦乾体人。民国六年(1917年)，全国招考60名公费留学生，苏健金先生在数千考生之中以优异成绩考取日本早稻田大学理工科化学系。毕业归国后，在廉州中学执教化学、英语。其间向国内中医理论家、大医师浑铁樵函授学习中医学，之后弃教从医，在北海与人合股开“寿而康”药店，自兼不收诊金的医师。由于医理精湛，时有着手回春之妙，自此声名鹊起。新中国成立后，他是北海市中医院主要创始人，先后任医师、副院长。苏健金先生善于用化学原理阐发中药有效成分，结合中西医理论，辨证施治，对妇科、温病、儿科尤为擅长。专著有《中药今释》《妇科医案》，还有当时尚未脱稿的《中药治癌物质初探》。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其医名远扬，不囿于海角珠浦，入典《广东省名医录》。现今上了60岁的北海人，大多数对苏健金先生的高超医术还有印象。

苏健金先生掩卷医案之余，对诗文、考古、书法、金石亦多精研，造诣甚高，但艺声为医名所掩，不为一般人所见识。“东瀛归坠简”，苏健金先生在日本留学期间，临摹大学图书馆所藏《石鼓文》善本，后著书《石鼓文扶桑摹本考证》加以论述。一个身在异域求学的青年对祖国的书法瑰宝慧眼般爱，实属俊彦之辈。苏健金先生读书临池，经年不辍，奠下深厚的国学基础、书法素养。清末民初，碑学昌盛，苏健金先生或受碑学熏陶，深谙甲骨文、古籀文，广涉周鼎秦碣、汉碑晋版，学究渊博。他的金文作品极富韵律，中锋运毫，古趣盎然，有《散氏盘》的恣意，有《师卦父鼎》的舒和。前几年合浦县书法家协会编著《合浦县书法作品集》，征集合浦籍书家作品，我特地将苏健今先生当年写给我父亲的一副金文楹联供稿入集，以彰前贤书艺。可惜泛泛过目者多，细细品味者寡。苏健金先生的隶书写得浑穆润厚，结构开张，体势豪放，笔法严谨，从中可窥汉碑浸润之深厚，功夫之老到。父亲与苏健金先生自20世纪50年代始，雅结书画情缘，当年家徒四壁，父亲将苏健金先生的一件隶书条幅悬于墙上，一时寒舍生辉，平添门第书香。几十年之后，这幅作品经父亲之手选入南珠碑林。父亲对苏健金先生的字爱不释手，以致他的隶书竟有几分苏健金先生之遗风。苏健金先生的行书散见于信札、文牍、题跋，用篆隶笔意掺以毫锋，写得古拙朴茂，奇崛敦厚，极有金石气韵。父亲的一幅《虾趣》水墨眷印版画，经苏健金先生题款，文辞藻丽，字蕴神韵，书画珠连，更显得画面典雅。苏健金先生的书法有深度，有内涵，有书卷气息，有学者气象。在当时海角珠浦，能出左右者恐无多矣。

苏健金先生的古文修养深厚，驾驭诗词、文牍、楹联，有大家手笔。据父亲稿载，苏健金先生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11月用文言文写就的《珠官文社跋》，文章立意独到，辞藻任发，用典用故信手拈来，有鲍参军之工丽，有谢灵运之俊逸，字里行间彰弥六朝古风。苏健金先生著有《胡卢燕石斋诗文集》，可惜未曾拜读。早年在现四川北路与中山西路交会处有一“孙早园”，园内有棵百年树龄的酸枣树，市人惯把这段街区用“酸枣树”称呼，园主人把地名化用于园名。苏健金先生为该园撰联并书，联曰：“孙贤绳祖武；早起惜春华。”上联说主人子孙能继承祖业，下



联是对主人爱惜时光的称颂。用“孙早”作鹤顶格，联句工整，蕴意警人，隶书娴熟，体现了苏健金先生的楹联艺术造诣。“青眼忘年谊，白头父执情。”父亲与苏健金先生结忘年之交，情同父子，相见恨晚。多年来两人书画往还，辞章酬和。小时候看见父亲的案牍上列着《医宗金鉴》《黄帝内经》《温病条辨》等中医学经典，现在看来，父亲当年或许是受了苏健金先生的影响，后半生始终崇信中医药学。苏健金先生于20世纪60年代任中医院副院长，农工民主党北海市支部主任，北海市政协第二届委员、副主席，广东省政协第一届委员，但也逃不出“文革”带来的厄运，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揪斗之后遣回原籍，白天在乡里卫生院看病，晚间直面昏灯黄卷。父亲以“黑五类”之身，每每或自己，或偕同母亲，到远乡僻壤探望苏健金先生，怅然有如“最难风雨故人来”之感慨。两个“同是天涯沦落人”，除了无奈的相慰之外，更多的是延续多年的翰墨之谈，聊以慰“岑寂”。“反动学术权威”还算不上打击，对苏健金先生这样一个读书人，最伤心的莫过于他的藏书和所藏文物被抄走，以致其郁郁而终。

历史文化名城好像知名的足球俱乐部，不列数出一些明星，恐失厚重矣。当年有苏健今先生这样的文化人，海角学蔚，珠浦文壮。

（作者系北海中华文化促进会会员）